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民国浙籍作家穆时英研究

陈海英 著

MINGUO ZHEJI ZUOJIA
MUSHIYING YANJIU

穆时英作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独特存在，其创作与思想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而作为现代都市生活的参与者、观察者和表现者，其创作又彰显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和驳杂。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课题成果（12JDMG01YB）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编号：2014CBQ08）

民国浙籍作家穆时英研究

陈海英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浙籍作家穆时英研究 / 陈海英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78-1093-3

I. ①民… II. ①陈… III. ①穆时英(1912~1940)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1742 号

民国浙籍作家穆时英研究

陈海英 著

责任编辑	唐妙琴 蒋红群 任晓燕
封面设计	王妤驰
责任校对	张春琴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093-3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编委会

主 任：郑新浦 蒋承勇

副主任：何一峰 邵 清 周鹤鸣 谢利根

编 委(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 河	王俊豪	毛剑波	卢福营	史习民	池仁勇
杨树荫	吴 笛	沈 坚	陈立旭	陈华文	陈寿灿
陈剩勇	林 正	范金涛	金彭年	周 青	周建松
宣 勇	费君清	徐 斌	凌 平	黄大同	黄建钢
潘捷军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何一峰

副主任：俞晓光

成 员：黄 荻 周 全 杨希平

总 序

源远流长的浙江学术,蕴华含英,是今天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因”;三十五年的浙江改革发展,鲜活典型,是浙江人民创业创新的生动实践。无论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还是就波澜壮阔实践的概括提升,都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我省社科工作者可以而且应该在这里努力开凿挖掘,精心洗矿提炼,创造学术精品。

繁荣发展浙江学术,当代浙江学人使命光荣、责无旁贷。我们既要深入研究、深度开掘浙江学术思想的优良传统,肩负起继承、弘扬、发展的伟大使命;更要面向今天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之要和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迫切需要,担当起促进学术繁荣的重大责任,创造具有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全力服务“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

繁荣发展浙江学术,良好工作机制更具长远、殊为重要。我们要着力创新机制,树立品牌意识,构建良好载体,鼓励浙江学人,扶持优秀成果。“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就是一个坚持多年、富有成效、受学人欢迎的优质品牌和载体。2006年开始,我们对年度全额资助书稿以“当代浙江学术论丛”(《光明文库》)系列丛书资助出版;2011年,我们将当年获得全额重点资助和全额资助的书稿改为《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系列加以出版。多年来,我们已资助出版共553部著作,对于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阐释浙江改革开放轨迹,提炼浙江经验,弘扬浙江精神,创新浙江模式,探索浙江发展路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3年入选资助出版的27部书稿,内容丰富,选题新颖,学术功底较深,创新视野广阔。有的集中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追踪热点,详论对策破解之道;有的深究传统历史文化,精心梳理,力呈推陈出新之意;有的收集整理民俗习尚,寻觅探究,深追民间社会记忆之迹;有的倾注研究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潜心思考,苦求解决和谐发展之法。尤为可喜的是,资助成果的

作者大部分是我省的中青年学者,我们的资助扶持,不惟解决了他们优秀成果的出版之困,更具有促进社科新才成长的奖掖之功。

我相信,“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的继续实施,特别是《当代浙江学术文库》品牌的持续、系列化出版,必将推出更多的优秀浙江学人,涌现更丰的精品佳作,从而繁荣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有效助推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的加快发展。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郑新浦

2013 年 12 月

序：深入探究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存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穆时英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存在：他出身于家财万贯的富商之家，他18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被誉为“鬼才作家”，他有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和长篇小说《交流》与《中国行进》。他曾经迷恋于“普罗文学”，他的创作被推崇为“普罗文学中之白眉”；他用现代派的手法描写都市生活，被誉为30年代“新感觉派圣手”；他是被左翼作家归入敌对阵营的“第三种人”，他被革命人士奖掖为“像颗光芒的夜星似的，一出现便照亮着整个黑暗的文坛”；他参与了30年代“软硬电影论争”，被左翼影评人批为“国际帝国主义电影文化侵略的清道夫”；他28岁那年被暗杀于上海三马路（福建路）上，一说他因“汉奸”罪名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一说他系国民党中央党的特工，被军统误杀。穆时英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流星闪过的作家，却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因此研究这样一位独特而复杂的对象就有了不小的难度和重要的意义。

陈海英是我2009年招收的博士生，她于2004年在浙江大学获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发表过《试论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颓废”情调》《“五四”小说中颓废情绪的发生》《“五四”颓废情绪小说的主题内涵》等论文。入校后，在考虑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提出让她做《穆时英论》的学位论文，理由有二：一是由严家炎、李今主编的《穆时英全集》三卷本2008年刚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前全面深入研究穆时英的成果鲜见，以穆时英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没有；二是因为以单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相对比较单纯，也可以比较集中深入地展开研究。在我指导的博士生中，陈海英大概是入校后最早确定博士学位论题的，几乎是她一进校我就向她提出了这个论题，并让她先去读穆时英的作品。大概是由于穆时英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穆时英创作的价值，陈海英不多久就认可了这个论题。后来论文的设计构架是她与我讨论决定的，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也提出了

一些修改的意见和建议。陈海英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虽然她需要承担单位的工作,需要照顾家庭,但是她仍然认真地完成博士生课程的学习,仍然精心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摆在我面前的著作就是她攻读博士学位四年的成果。

陈海英说:“确实,穆时英短暂的一生,从倾向马克思主义到公然和左翼抗争,从宣传抗日的民族主义立场到‘和平运动’的文艺宣传者,穆时英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让人难以理解。”对于穆时英这样一位独特而复杂的存在,陈海英在搜寻资料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使其对穆时英的研究成果厚重而深入,极大地推进了对于穆时英的研究。该著的特点大概有如下几方面:

一、在都市文化视阈中展开全面研究。穆时英的创作与都市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陈海英认为穆时英“多元的创作风格和复杂的创作思想与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化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上海造就了穆时英,是都市成就了穆时英”。因此她将对于穆时英的研究置于上海都市文化的视阈中展开。她在梳理穆时英从富家少爷到洋场作家的人生和创作轨迹时,分析 30 年代上海都市文化语境,认为“受多元文化交融的影响,穆时英创作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而作为现代都市生活的参与者、观察者和表现者,穆时英的创作又彰显了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该著作系统研究了穆时英在都市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创作,分析了拟普罗小说《南北极》,分析了穆时英新感觉小说的都市主题、现代派品格,深入分析了穆时英的长篇小说《中国行进》,深入探究了穆时英的电影理论与文艺观,在人生与创作、宏观与微观、现代与传统、先锋与通俗、艺术与商业等的结合中,对于穆时英的人生与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呈现出作为独特而复杂存在的穆时英的立体化的人生与创作。

二、在文学历史语境中探究复杂独特。穆时英是 30 年代文坛的独特而复杂的存在,研究穆时英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在梳理分析其人生和创作的复杂性、丰富性中,努力把握其复杂性和独特性。在对穆时英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后,在详尽地列出了穆时英的创作年表后,陈海英指出:在穆时英研究中,对于穆时英的散文、长篇小说缺乏研究,作为编辑的穆时英和作为电影理论家的穆时英研究尚属荒原地带,有待研究者去开垦拓荒。她认为从左翼作家对穆时英最初的肯定、期许到批判,新时期以来穆时英研究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可以说,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对穆时英的接受、解读,基本上暗合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反

映了我国文艺批评理论、观念的发展、转型的曲折历程”。在研究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时，她不仅从都市风景线、都市摩登女郎、都市漫游者分析其小说的都市主题，还努力从主观感觉印象、蒙太奇手法、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技巧、陌生化语言风格研究其小说的现代叙事技巧；从开放式空间并置结构、多元化结构形态研究其小说结构形式的探索与革新；她从现代主义的形式技巧之实验研究穆时英的长篇小说《中国行进》，从文艺观的角度评说穆时英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展现出 30 年代文学历史语境中穆时英创作的复杂与独特。

三、在文学发展脉络中评说历史贡献。对于一位作家的评说应该将其放在文学发展脉络中，才能真正探究与评说其历史贡献，陈海英研究穆时英也力图将其放在文学发展脉络中展开分析评价。她考察了穆时英所受到的日本新感觉主义、法国作家保尔·穆杭、美国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欧洲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指出“这种吸收和借鉴使穆时英及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富有了现代色彩，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她还梳理了穆时英的创作过程，发现他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左翼文化思潮的影响，受到了上海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浸润，隐含着传统文化的因子。她指出：“穆时英作为 30 年代上海都市文化语境的创造者、参与者、表现者，其多元的创作倾向不仅深刻地反映出了 30 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复杂和内在的矛盾冲突，同时也成了别人的文学渊源与文化向导。”她认为，穆时英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创建并推动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发展，拓宽了文学表现的题材领域；穆时英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与实践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技巧，推动了小说文体的现代化进程；穆时英的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理论，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理论的发展和现代转型，并开启了中国现代电影的审美艺术批评道路。这种将穆时英置于文学发展脉络中的评说，使其对于穆时英的研究具有了高屋建瓴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陈海英这部著作的语言，细腻而流畅，平实而贴切，没有任何花哨炫耀；生动而深刻，蕴藉而简约，没有任何的冗赘琐屑。浏览陈海英的这部著作的字里行间，有一种阅读的愉悦与享受。

当然，该作并没有完成著者提出的对于穆时英散文和编辑家的研究，也没有其最初构想的将穆时英与刘呐鸥、施蛰存做比较研究，对于穆时英创作的短处似乎也缺乏更深入的评说，留待著者今后继续探究与努力吧！

陈海英是一位有爱心的学者，她爱她的教学工作和她的学生们，她爱

她的丈夫和孩子,她爱她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事业,温婉执着、宽厚严谨,构成她独特的品性,也成为她生活与学术的助力,陈海英的这部著作出版是值得祝贺的,祝愿海英今后在事业上有更大的成就。

杨剑龙于谗语斋

撰于2014年9月24日夜改于9月25日晨

目 录

绪 论 穆时英研究现状分析及反思	001
第一节 穆时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001
第二节 穆时英研究的现状分析及反思	014
第一章 从富家少爷到“洋场作家”	021
第一节 穆时英的人生与创作轨迹	021
第二节 穆时英的创作背景:30 年代上海都市文化语境	036
第二章 “普罗小说中之白眉”:《南北极》	042
第一节 生存意志和人性异化	043
第二节 独特形式和大众口语	048
第三节 《南北极》与普罗文学	055
第三章 穆时英新感觉小说的都市主题	061
第一节 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都市风景线	062
第二节 颠覆传统的现代都市摩登女郎形象	073
第三节 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都市漫游者	079
第四章 穆时英新感觉小说的现代派品格	088
第一节 现代叙事技巧的借鉴与创新	090
第二节 多元结构形式的探索与革新	128

第五章 穆时英的长篇小说:《中国行进》	133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追求	135
第二节 现代主义的形式技巧之实验	141
第六章 穆时英的电影理论与文艺观	150
第一节 “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	151
第二节 穆时英的电影理论与批评	167
第三节 穆时英的文艺观	177
第七章 穆时英创作的意义和价值	187
第一节 多元文化交融网络中的穆时英创作	188
第二节 中国文艺发展史中的穆时英创作	198
附录一 “影响的焦虑”:穆时英与 30 年代左翼文学	206
附录二 穆时英创作年表	218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35

绪论 穆时英研究现状分析及反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穆时英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强大作用,穆时英研究在国内长期被忽视,直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在人们对城市现代化的深切思考中,以及对文学现代性的急切追求中,穆时英这位一度被人们遗忘的作家才重新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由于过多的身份标签,他或因为“新感觉派”,或因为“现代派”,或因为“海派文学”,或因为“都市文化”,一次又一次地被言说,似乎成了现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人物。然而,众声喧哗也好,过度阐释也罢,研究资料的匮乏导致的后果或许是片面,或许是扭曲,或许只是自圆其说。穆时英佚作的发掘,穆时英史料的发现,《穆时英全集》的出版,为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研究穆时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穆时英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创作的独特性到底体现在哪里?造成这种独特性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评价穆时英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一步步地推动了穆时英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一节 穆时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独特的艺术风格、复杂的创作思想,再加上离奇的死亡,穆时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团”,吸引着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现今随着穆时英佚作、史料不断地被发掘,对穆时英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做回顾和梳理,分析不足,找出问题,探讨潜在的研究路径,显得有必要且有意义。穆时英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评论界对穆时英《南北极》等小说的评论,时至今日,已走过了风风雨雨80个年头,大致可分为三

个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穆时英研究

1930年,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和《黑旋风》相继发表于《新文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当时《新文艺》的主编施蛰存对这位新人极力推荐,赞赏道:“穆时英先生,一个在读者是生疏的名字,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这是一位我们可以加于最大的希望的青年作者”^①。狄克在《1930年中国文艺杂志之回顾》(《当代文艺》1931年1月第1卷创刊号)一文中,评价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等小说风格独特,题材新颖,字句精练,结构紧凑,是不可多得的普罗文学作品。

1931年1月,穆时英的《南北极》发表于《小说月报》,引起了当时正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左翼批评家的关注。阳翰笙首先指出《南北极》是“全被流氓的意识所浸透的”,但对作者巧妙展现贫富悬殊的南北极生活的艺术技巧予以了高度赞扬:“如果我们仅以一个比较进步的作家期许穆君,这篇《南北极》,不论是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是相当的成功的”^②。巴尔则评论“穆君的文字是简洁,明快而有力,确是适合于描写工人农民的慷慨的气概,和他们有了意识的觉悟后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前途实是不可限量”^③。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钱杏邨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总结穆时英作品的特点:“一是作品本身的意识形态上的缺陷,一是新的大众化的形式的探求”,认为“作者不仅从旧的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化的简洁,明快,有力的形式,也熟习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智识份子所不熟习的语汇”,把穆时英的创作看作是1931年中国文坛的收获,对他寄予厚望。^④左翼评论家从无产阶级文学观出发,虽一致认为穆时英小说在思想意识上有着浓重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但在文字技术方面,则充分肯定了其独特的阶级对立视角、新颖的艺术手段和大众化的语言风格。一时间,穆时英作为普罗文艺大众化的成功个案而被誉为“普罗文学之白眉”,其小说被推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作品”^⑤。

1931年10月穆时英发表了《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这篇小说与《南

① 施蛰存:《编辑的话》,《新文艺》1930年第6期,第1225—1226页。

② 阳翰笙:《南北极》,《北斗》1931年第1期,第121—123页。

③ 巴尔:《一条生路与一条死路——评穆时英君的小说》,《文艺新闻》,1932年1月3日。

④ 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1932年第1期,第1—24页。

⑤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第184—190页。

北极》风格迥异,而后随着《空闲少佐》《公墓》等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新感觉小说的发表,穆时英在上海文坛风靡一时,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但随即遭到了左翼批评界的一致攻击和批判。舒月的《社会渣滓堆的流氓无产者与穆时英君的创作》严厉批评了穆时英的新感觉小说是用新颖的俏皮文字表现小资产阶级情调,同时以现实主义的批评标准对《南北极》系列作品进行了清算,将其逐出普罗文学之列。^①瞿秋白的《财神还是反财神》一文更是认为《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是“神经衰弱等类的时髦病”,并以“红萝卜”“皮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比喻批判穆时英作品中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表面做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将穆时英划归为“第三种人”,定性为左翼的“敌人”,文学批评上升为政治批判。^②江冲的《白金的女体塑像》(《当代文学》1934年第5期)则批评穆时英小说形式华美而内容空洞虚无。此时除左翼批评家根据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及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对穆时英的新感觉主义小说进行猛烈批判外,京派文人代表沈从文也以尖锐的笔触指出,穆时英“所长在创新句,新腔,新境,短处在做作,时时见出装模作样的做作。作品于人生隔一层”,贬斥其作品为“玩物”“小吃”,是内容空洞、浮薄的“假艺术”。^③

面对强势的左翼革命文学批评话语,杜衡等评论者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穆时英予以了较为公正的评价,在《关于穆时英的创作》中,杜衡认为《南北极》“替中国的新文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形式”,肯定《公墓》在形式技巧方面的创新和实验,并指出穆时英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在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一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地继续下去,而且他的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缺点而继续努力的,这是时英。”^④杜衡的这段话是对穆时英开都市文学之先的最初肯定,在之后的穆时英研究中有着重不可忽视的意义。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对穆时英的创作技巧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穆氏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他脱去一切旧的窠臼,另创出一种特殊的风格。”对《上海的狐步舞》,亦认为写出了上海生活的种种怪现状,活泼生动曲尽其妙。^⑤苏雪林的《新感

① 舒月:《社会渣滓堆的流氓无产者与穆时英君的创作》,《现代出版界》1932年第2期,第6—9页。

② 瞿秋白:《财神还是反财神》,《北斗》1932年第3、4期,第489—500页。

③ 沈从文:《论穆时英》,天津《大公报》1935年9月9日。

④ 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现代出版界》1933年第9期,第10—11页。

⑤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版,第235—236页。

觉派穆时英的作风》认为穆时英“充满原始粗野精神”的《南北极》的文字“有射穿七札，气吞全牛之概”，“可以治疗我们文明人的神经衰弱症”，而表现现代细腻复杂的感觉的《公墓》和《白金的女体塑像》则用“一个都市的灵魂”写出了“都市炫耀的色彩”和“错综的动作”，同时也充分肯定了穆时英对现代都市文学的开创意义，“以前住在上海一样的大都市，而能作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带有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①当然，其间对穆时英及其作品做高度赞美、充分肯定的要数杨之华的《穆时英论》了，文章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出发首先肯定了穆时英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所做的贡献，“尽了一个作家对于艺术所应维护之责，使当时的文艺摆脱功利主义的桎梏，为当时的文艺界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赞誉穆氏的作品饱含着抒情诗的浓郁味和近代风的明快感，有着精致、新鲜的笔调，独特、优美的形式及对现代都市人、都市生活的敏锐感悟。文章充满了对穆时英及其作品的溢美之词，“穆时英的出现于近代的中国文坛正如日本的林房雄一，像颗光芒的夜星似的，一出现便照亮着整个黑暗的文坛”，“说起穆氏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可称为稀有的佳作或逸品”。^②可以说海派作家和部分自由主义评论家从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出发，看到了穆时英小说创作中崭新的都市题材和现代手法所呈现出来的美学价值，并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其价值予以了确认。

在20世纪30年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于穆时英及其作品，不同的批评阐释体系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使穆时英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颇受争议的作家。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初的穆时英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国内文艺界现实主义一统天下，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标准单一化，再加上穆时英死后的“汉奸文人”身份定位，穆时英作品及作品研究可谓销声匿迹，也未能走入国内文学史家的视野，当时多部文学史都不曾提及穆时英及其作品，众多文学词典中也未能找到穆时英的名字，可以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穆时英被文学史所遗忘，穆时英研究处于停滞

① 苏雪林：《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作风》，《苏雪林文集》第三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355页。

② 杨之华：《穆时英论》，《中央导报》1940年第5期，第26—30页。

阶段。直到20世纪70年代,港台地区才零星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显得弥足珍贵。其中,嵇康裔的《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引起读者极大兴趣,该文是为穆时英的“汉奸”罪名鸣冤的,作者以国民党中统特工人员身份揭示穆时英的真实身份为奉国民党中统指派潜入汪伪政权的地下工作者,是被国民党军统误杀的:“穆时英死了,他死得冤枉!他蒙了一个汉奸的罪名而死了!但他不是汉奸,他的死,是死在国民党的双重特务下,他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但他却死在国民党军方的枪下”^①。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对穆时英身份、死因的再次猜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穆时英的历史形象。1972年11月,香港《四季》杂志第1期发表了一组穆时英研讨文章,有刘以鬯、黄俊东通过访谈的形式写的《三十年代文坛上的一颗彗星——叶灵凤先生谈穆时英》、刘以鬯的《双重人格:矛盾的来源》和黄俊东的《穆时英和他的作品》。刘文从双重人格的角度剖析了穆时英内心的矛盾、困扰及作品的多重风格,充分肯定了穆时英作品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黄文则为众多文学史遗忘穆时英而鸣不平,认为30年代虽有不少出色的作家和作品,但“说到敢于创新,立下新风格的新作家,穆时英似乎是值得注意的一个”^②。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他的《中国新文学史》敞开了被政治意识形态所长期遮蔽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让长时间被人批判、被人遗忘的穆时英走入了文学史,并给予了穆时英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司马长风将穆时英列为专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来论述,指出《南北极》虽有故意迎合普罗文学之嫌,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一反欧化的粗口俗语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认为穆时英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值得记载,以及不可省略的价值,端在他是新感觉派作家,而《上海的狐步舞》,实是他的代表作”,他批评穆时英小说题材的狭隘,多是苍白的爱情、性的纠葛,却极力称赞穆时英“纤细、机敏,有涌流不尽的才情”,称穆时英为“堕落的天使,夭折的天才,是垃圾粪土里孤生的一株妖艳的花”。^③此外,司马长风还为考证穆时英的死因,多次拜访嵇康裔,最终在《战时战后的文坛》一文中为穆时英翻案,有力推动了穆时英研究的发展。

① 嵇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掌故》1973年第10期,第48—50页。

② 黄俊东:《穆时英和他的作品》,《四季》1972年第1期,第38—42页。

③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